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52
30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 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五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巴索勒先生(副主席)

(布尔基纳法索)

一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5〕 (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0/22和Add.1-4)
- (d)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0/805)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309/A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5

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 (A/40/22 和 Add. 1-4)
- (b) 关于起草反对在体育领域内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报告 (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报告 (A/40/805)

主席：大会现在继续审题为“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 35。

在第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我要提请各位代表注意，根据昨天下午大会所作出的决定，报名在辩论中发言于下午5点结束。因此，我请愿意在辩论中发言的代表尽快报名。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会作长篇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诚恳热烈地祝贺你当选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职务。那些了解你的能力、外交才干和广泛经验的人们是充分相信你将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获得成功。

我还愿借此机会承认加巴少将阁下作出的有价值贡献，他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和目前非洲国家集团在纽约本月主席的身份在昨天向大会作出了令人鼓舞的发言和全面的报告。我们赞扬他的献身精神和对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承诺。

我还要祝贺特别委员会报告员米特拉先生对本委员会报告明澈而全面的介绍。我们的确很有幸的是，助理秘书长兼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中心署长阿克胡德先生、他的秘书和中心的工作人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本对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一个积极的成员，索马里继续在加强国际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在估价联合国的成就时，当我们在看到南非解放斗争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时，我国代表团对关于种族隔离的辩论感到既失望又自豪。

首先，我们同国际社会一样，对于南非非白人大多数人民所进行的合法和英勇斗争遭到非正义和镇压势力的野蛮反对而感到愤怒。但是，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大会多年来一直决心把种族隔离问题摆在世界良知之前，并向南非被压迫人民保证，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纳粹主义被打败后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南非民族政府就开始其种族隔离计划。大会很快就承认世界面临着一种新的企图，要执行主人种族的理论，并在种族和肤色的理论基础上剥夺人民的权利和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过去三十年的事实进一步表明种族隔离政策如同纳粹政策同样是危害人类罪。

因此，我们大家都感到满意的是，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国际运动所施加的道义压力取得了积累影响的效果，这一点在今天是十分明显的。正是主要由于这些努力，全世界几乎每个地区的人民都了解了种族隔离的邪恶性质。

不幸的是，我们必须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道义上的愤慨和口头上的谴责在过去并没有禁止住种族隔离政策的加强。仅仅是这些今天当然不能使南非少数人采取必要措施，撤销种族隔离并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国际社会只有采取坚定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有效地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大会想要通过终止同种族隔离政权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办法来孤立南非的战略在过去由于南非主要贸易伙伴的不执行遭到了破坏。但是，目前南非局势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新的促进因素，使国际社会能够在大会反对种族隔离决议中提出的全面措施方面进行合作。

对沙佩维尔的男人和女人的屠杀以及对索韦托儿童的屠杀是反对南非非正义斗

争历史上的突出事件。但这些种族隔离野蛮行径的表现形式仅仅导致短暂的愤慨，接着同少数人政权的一切又如常了。今天，当整个南非非白人社区的不满与愤怒再也不能压抑的时候，同镇压力量进行危险的面对面的斗争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国际社会就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应该采取措施消灭种族隔离。如果联合国四十周年又一次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时代一个很重大的道德问题的话，这将是十分不光彩的。

当然，种族隔离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下有采取紧急行动的重大责任。对和平的威胁清楚地表现在日趋月进的南部非洲持久血腥的种族冲突之中，表现在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构成对纳米比亚人民侵略行径之中，表现在南非绝望地企图通过对邻国进行非法野蛮军事侵略而推行种族主义霸权之中。

我们认为，能够解决这种危险局势的措施就是由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全面的制裁，包括石油禁运。

有人经常指出，制裁不起作用，首先将损害南非的非白人社会。我们完全有理由问，对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来说，有什么东西比继续在种族隔离之下受苦和受侮辱的损害更大。此外，南非显然是经不住国际压力的。无论在什么地方积极施加压力，如在体育领域，就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就在不久以前，人们还难以想象南非白人社会的有影响的商业和政治集团会与流亡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这些集团肯定不仅是受到了内部冲突危险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要求从与南非有商业联系的公司中撤出投资的运动以及南非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愿意对种族隔离采取有限的，然而具体的经济措施，已经使更广泛的制裁第一次看来有可能实现，这正在起作用。

我国政府欢迎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南非的新投资和贷款以及出售南非金币方面所贯彻的官方政策。我们也欢迎安全理事会呼吁采取类似行动的决议。然而，我们认为，必须扩大和进一步加强这些措施所取得的推动力。过去的经验表明，南非白人少数将继续阻碍正义、理智与和平的道路，除非它从国际社会获得了坚定的和明确的信息，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宪章》规定的所有的措施都将得到使用。

我们希望，没有人会上博塔政权的宣传运动的当。该政权正试图用文字游戏来掩盖种族隔离的现实，并用进行改革的保证来取代积极的改革，这种保证不能被认为是真诚的，因为南非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拒不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等被监禁的领导人，并与他们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而谈判。

我们代表团坚决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阁下的建议，在明年6月举行一次有关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国际会议。我们在过去经常建议，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应当在相互之间和与别国就最有效的实施制裁的方法进行磋商。我们希望，这些国家将愿意在有关制裁的会议上提出具体的建议和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南部非洲处于冲突前线的发展中国家也许是受到制裁影响最大的国家，

但这些国家表明，它们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当然，前线国家从国际社会获得必要的经济援助，从而能够克服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所带来的特别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毫无疑问，会员国都清楚，《宪章》的第50条对这种局势有了规定。我们代表团认为，所有有关的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切实可行的，并将确保针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努力取得成功。

《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人权的宣言和决议，特别是自决与自由的权利，要求我们大家都做出最大的努力。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让我们希望，联合国第40周年将会看到所有国家庄严地下决心为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为了在一个统一的南非内建立一个有所有人民参加的非种族的和民主的社会做出努力。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大会中再接再厉，确保实现上述目标，以使南非被压迫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和谐与进步的气氛中立即获得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我们以往从未象在这个纪念联合国创建周年的大会上那样审查联合国的长处和短处。一些代表做了值得赞扬的坦率的发言。我感到有两个共同的主题。第一个就是会员国仍然真正地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和原则。第二个就是，现在需要紧迫地加强联合国的影响和权威。

我们应该本着这一精神在大会中进行每年的有关种族隔离的辩论。我们也必须同样积极地审议联合国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我们正在做的是否正确？批评我们提出了外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考虑的看法是否有实质内容？我们是否把一个得到公众极大关心的问题当作每年的例行公事？

主席先生，今天我能在您主持下的会议上发言感到十分荣幸。您这样一位重要国家的重要代表主持第四十届大会，这是我们古老的欧洲文明的荣誉。而且，您的经验，我要说您独特的经验，对于在此的各国代表团都具有伟大的价值。

这里我要做一段即席发言。我刚才提出，我们是否已将一个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当做每年一度的例行公事来对待？”这是我第四次参加联合国大会，这当然不能与主席先生二十九年的经验相比；然而，既使在这四年中，我已对联大会议单调沉闷的气氛感到吃惊。人们似乎不认真听取他人的发言。每当一个人要发言时，人们就事先料定他将讲什么，因而常常没人听取发言。

当昨天这次辩论开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言时，听众寥寥无几。我认为，这十分遗憾。我并非抱怨我讲话时听众很少，让我确实认为，大家不重视他人发言的现象十分遗憾。

今天上午我不想做一篇官样发言，我希望各位也不要做样子地听取我的发言。我要讲的某些东西不会得到许多代表团的支持，有些东西只会得到大家一致的支持。我希望，我今天发言的内容，不论是大家一致赞同的还是代表少数意见的观点，能够得到认真地听取和考虑。我已说过，这不是一次官样的发言。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以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否在帮助南非掌权的势力不是我们在大会上的意见？

一个内部分裂的会议是没有力量，我们面前的种族隔离问题也是如此。据我所知，在所有的问题上，大会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南非政府对外和对内政策上是最一致的，虽然这是这场辩论题外的话。南非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没有盟友，没有朋友，没有支持者或卫道士。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一个发言者会站出来为种族隔离辩护。据我所知，全体联合国成员国都采取了步骤，强调它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无疑是一个各国共同的事业。然而，每当我们制造自己的分裂而不是团结，每当我们相互攻击——这相当容易，但毫无益处——而不是致力解决如何促进南非和平、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公正社会的严峻问题时，我们都在破坏那一

事业。

因此，要使我们对于种族隔离问题的讨论对南非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一步必须是认识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使任何人或集团，无论什么肤色、种族或部落，都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受他人的统治。我们要十分明确地表明，在种族隔离这一问题上联合国大会全体成员是一致的。当然，在我国还没有人研究过英国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如何在各方的支持下诞生，二十五年前在拉各斯和开普顿，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宣布变革之风的震动性讲话，将南非赶出英联邦，议会及报界历时二十几年的激烈辩论，以及直到目前为止的历届英国政府和首相毫不含糊地声明与行动等问题。任何注意这些情况的人，都不会对英国严肃强烈地憎恨种族隔离怀有任何疑问。我们已使南非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对任何与此相反的影射言论感到不满。

联合王国欢迎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欧洲共同体十国的发言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一发言得到我们的支持。英联邦及欧洲共同体中我们的朋友共占联合国成员的三分之一强。我们同这些朋友一起努力，给南非一个统一的观点。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们和我们的伙伴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以强调这一观点。同样，在联合国组织内，我们也希望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因此，我们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出现对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共同政策毫无根据、使人吃惊地攻击感到遗憾。我相信，任何听取了昨天下午卢森堡常驻代表发言的人都会同意，这些政策，包括三个欧洲外长对南非的宝贵访问得到了歪曲，这无助于我们制订一个统一方针的努力。我还要指出，我也对指名攻击我国感到遗憾和不满。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统一战线。其次是准确地对准目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南非，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这听来可能很离奇，因为我们每天都通过新闻媒介听到大量南非境内发生的可怕事件，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上的文件也反复谈论这些问题。

但是，象几乎我们所有在座的人一样，我对南非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受。但我和许多其他人同样感到深切不安的是，除非我们正确的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效的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联合国印发的各种报告，都是根据第二手有选择的资源来源，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重复或表面化的现象，并且会使整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一个大夫想要很快地治愈病人，却没有相应的良药，我们现在就在使自己处在这种风险之中。

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已分别要求它们当中的三位外长在8月份访问了南非，并且与政府和社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亲眼看到了南非当地的情况。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一个建设性的行动是，英联邦各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一个有著名的代表组成的小组，以便通过所有现实的方法鼓励在南非进行政治对话。我在这里强调指出，这是49个英联邦国家的共同立场。是否这一立场会受到特别委员会的指责呢？

在联合国这里，我们同样需要考虑怎样才能从更密切的和更有分析的研究这一问题中得到好处。

种族隔离是和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大不相同的。这些项目包括纳米比亚、柬埔寨、塞浦路斯、阿富汗和西撒哈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找到具体答案的国际性问题。他们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所建立的机构所试图解决的那类问题。在联合国范围内，已经制订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建议，联合国正在就这些建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南非本身是一个内部问题，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提出明确规定的或肯定答案的独特问题。我们都知道，种族隔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南非白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已意识到这一事实，尽管它们对哪一种制度将取代现行的制度这一点感到忧心忡忡，当然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首先是南非全体人民的问题。联合国的建立并不是要为其会员国拟订任何宪法。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只能是提出指导方针，指明方向。但是鉴于我们对南非极其复杂形势的了解和感受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显然没有权利详细的阐述这个国家未来的宪法安排。如果我们执意要这样做，那就意味着对南非人民自决权利的否定。我们也许不喜欢某一个组织或运动所发表的观点，但是不管我们持有哪种观点，我们都必须尊重南非人民主宰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必须要由南非人民——所有的南非人民，包括所有的种族、社会和信仰——来决定它们未来的命运，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并不轻松的，因为它们既要满足主要集团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和它们差别较大的少数人的合法权利。许多人似乎认为，南非的人口仅仅是由四个种族组成的。实际上，种族的数量可能要翻一番。

南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由于严重的错误和非人道的内部政策而更加恶化。这几乎主要是由于内部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这些政策目前正在开始改变，尽管开始这种改革的进程已为时过晚，而且改革的速度也极其缓慢。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是不能够阻挡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的，而且它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在白人社会中始终有一些人在寻求一种不同的前进道路，它们已经意识到需要给那些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恢复权利，也应当使那些受压迫的人民得到正义，它们已经和其他种族进行了接触。但与此同时，南非政府、武装部队和警察却作出了以暴力以及用更大的暴力来对待暴力的不同反应。它们对于一种轻率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长期性的后果表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麻木不仁态度。

面对着这种形势，我们及其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谴责种族隔离，这当然是正确的，尽管下面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只进行谴责是不够的。我们多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是会遇到困难。我们对于在南非表示十分突出的和系统的侵犯人权的现象绝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在南非目前的这种特殊动乱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各国之间争端的传统作法是不适应的。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已经听到并将还会听到一系列有关的建议。

有些人主张采用武装斗争。莫非联合国的存在就真的是为了要促进这种武装斗争吗？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要避免和结束冲突，而不是为了加剧这种冲突。联合国不能也不应该支持一个种族采取暴力而反对另外一个种族采取暴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我们必须反对所有的暴力并支持正义。此外，如果我们在南非促成了更大的暴力，其影响从短期来看就将使更多的人丧生，而且使立场变得更为强硬，也使改革更加难以实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通过社会的两极分化，有可能会产生最坏的结果莫非我们为了拯救南非人民就必须要把它们首先毁灭吗？从道义上讲，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有些人主张全面地孤立南非。它们要我们切断同南非的所有交流、访问、个人联系、电视节目、电影和报纸，甚至包括信件和电话在内。但是如果我们切断了同白人的所有联系，那我们怎么能够影响和鼓励它们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呢？难道我们对被压迫人民的帮助方法就是要切断它们现在正在接受的鼓励和支持吗？

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贯反对孤立人民的做法，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都反对这样做，并支持尽可能自由的和广泛的交流思想的做法。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着一项消除人民之间障碍的政策，例如，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的谈判就是其中一例，从全球范围来看，只是通过联合国来进行这种努力。我们的态度就想让人民能够听到各种观点。让各国人民之间有一个进行交流的公共的走廊，就象我们在联合国这样。但是南非政府并不同意。

南非当局为什么不愿让电视台进入他们的国家呢？为什么最近几个星期里他们对美国新闻杂志进行新闻检查呢？我们需要让南非人听到和看到事实真象。如果我们把他们和他们领导人非常担心的外部影响势力割断联系的话，我们就会助长他们过时的态度。我们将肯定推迟我们所希望的改革的来临。我们还可能破坏我们自己对南非的理解。每年，我国有大量的政治家、学者、新闻记者、宗教人士以及生活各个领域的人民访问南非。他们到那里去不是为了助长种族隔离。他们是要向我们提供那里的更好的情报，并告诉南非的各个民族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现在，南非人大多数都无法了解真象。我们不要使局势恶化，不应在南非建立另一道铁幕。

有些人，实际上有很多人要求进行全面经济制裁。这反映了绝望和失望感，人们的这种绝望感都是由南非危机所造成的。我并不指责他们的动机，同样我也要求他们不要指责我的动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只想问问，全面制裁是否能成为结束种族隔离的有效方式。

答案是否定的，而且恰恰相反，全面制裁会抵销那些正在削弱种族隔离制度的市场的有效力量。我们已经采取许多措施，它们是有力的政治信号，目的是为了向南非人施加压力，使他们明确我们的立场。然而经济制裁尽管可能取得惩罚性效果，但它们从来没有成功地解决过国际问题，从阿比西尼亚到罗得西亚问题都是如此，人们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制裁会解决南非的内部问题。南非的白人确实对经济制裁的可能感到关切，但是他们也做好了准备。他们同样知道，有效地实施经济制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已经建立一个封闭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力量大和适应性强，足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即使这样会给它带来许多困难并付出放弃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制裁远远不会迫使南非白人放弃权利，反而会加强他们的抵制

改革的决心。因此，南非内部迫使政府进行让步的力量就会抵销。这样，就会出现前进一步而倒退两步的现象。

全面制裁的其他后果是人们众所周知的，尽管他们经常受到忽略。我对于以下事实毫不怀疑：这些制裁对西方国家包括联合王国是极其有害的。我们从来没有寻求掩盖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因为南非政府推行不好的政策，就惩罚英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认为，给中非和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也是没有道理的。至少，逆转南非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长是没有道理的，这种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南非的经济改革。

在南非外部，很少有人研究英国企业对南非黑人的繁荣和进步所作的贡献。英国的公司为十多万南非的黑人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并提供了5倍于上述数字的援助，换句话说，提供了50万的援助，以帮助黑人居民。它们还直接援助了为黑人服务的教育项目、技术训练以及住房设施。也许英国在建立和改善欧洲共同体的行为准则方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这一行为准则是为那些与南非进行交易的公司所订立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几年里，黑人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出现了黑人工会，黑人的教育和训练也得到改善。过去几年里，黑人就业者的工资大大增加，甚至超过了许多白人工人。这不仅产生经济效力，也带有政治意义。工业化进程已成为促使解散种族隔离体制的主要因素，就连南非工业的领导人自己也承认这点。只有通过加强上述努力的过程，种族隔离体制才能被迅速摧毁。看一看那些去或试图去赞比亚并和南非黑人代表举行谈判的南非白人的名单是有益的。在这方面，无条件释放内尔逊·曼德拉先生是第一要求。我强调，解决办法只能来自于南非人自己施加的压力。

我再次指出，南非的变革不会产生于外部制裁，过去南罗得西亚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感到自己完全有道德义务来明确和公开的指出这点。本届大会上的许多

人也是这样看的，但他们不能在这个讲台上这样说。南非内部变革的到来——实际上它已经在出现——主要想通过内部的巨大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外面不能发挥影响。相反，我们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最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

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抵制一切利用种族隔离来作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分裂问题的企图。为了表达我们的共同目标，我认为纽约时报上登载的一段讲话是最恰当的，这是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的一段话：

“结束种族隔离，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南非所有居民的痛苦和困难，使南非逐渐演变为自由社会。”（纽约时报，1985年10月18日，第A3页）

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正确理解南非形势，并决不能忽略任何向南非人民转达我们观点的途径。

我们必须使南非人民相信，我们不是在寻求破坏他们的国家，我们不寻求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压迫或决定种族隔离以后社会的未来。我们必须鼓励所有那些积极寻求建设性变革的人，向他们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他们的努力，并决不是想对无辜者和罪犯一道惩罚。

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压力要求进行变革。当然，这包括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就联合王国以及英联邦和欧洲共同体的国家来说，这还包括我们所集体采取的广泛的措施、如禁止新的政府贷款，禁止政府为贸易代表团提供资金、禁止出口为军事或警察目的而使用的计算机、禁止为出售核物质和技术签订新的合同、禁止出口石油。如果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这样作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强制实行这种同样措施，那将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帮助提高南非黑人的地位——如欧洲共同体的行为准则、为黑人工人建立职业、为黑人工会成员提供各种讲学金和训练并帮助难民。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邻国以及经济上依赖南非的国家所容易受到的损失、并支持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所作的努力。

我们必须继续密切地注视并对所有滥用人权的国家作出强烈的反映。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南非政府认识到执行英联邦协议中所提出的5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它们是：

第一，宣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特别的和具有意义的行动。

第二，废除现存的紧急状况法。

第三，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内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由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监禁拘留的人。

第四，建立政治自由并解除对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和其它政党的禁令。

第五，为了在所有各方停止暴力，开始跨越肤色、政治和宗教界限的对话进程，以便建立非种族歧视和有代表性的政府。

这些都是我国政府对解决南非问题所采取的主要的方法。这是我们在与英联邦和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们以及与其它联合国会员国进行磋商之后所找到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有所前进的政策，大会应当通过。我们认为，这是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最有效的和最快的办法。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和共同的目标。让我们在我们的方法中团结一致。在南非进行变革的时候已经来到。从大会所发出的信息既可以帮助也可以阻止。让我们共同支持内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将会与坚决的、高贵的和和平的方式为所有南非人民带来民主。

李鹿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自本届联合国大会开始以来，参加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在发言中普遍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主张彻底根除这一沾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尊敬的野蛮制度。有利地反映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要求和共同的呼声。

主席先生，在过去的一年里，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庄严决议、加强使用政治欺骗和军事镇压的手段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致使南非局势严重恶化，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

去年底，博塔政权导演了一场实施“新宪法”的闹剧，表面上让混血人和亚裔人分享权力，实际上让他们作为陪衬，并且挑拨他们同黑人的关系。随后，他又提出愿意同选举出来的黑人领袖进行对话，允许所谓家园里的黑人享有南非国籍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未触动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和少数白人的统治。政府的决策权力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少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手里。博塔政权的所谓“改革”完全是一个骗局。它不仅理所当然的为广大南非人民所断然拒绝，而且为绝大多数国家和公众舆论所唾弃。

博塔政权在其政治阴谋被揭露以后反而立即动用军队和武装警察。残酷镇压南非人民的抵抗活动，造成多大重大流血事件。今年7月20日，南非当局公然宣布在全国几十个城镇实行紧急状态。最近10月20日又宣布把紧急状态扩大到开普敦和其它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800人丧生，成千人受伤，数千人遭拘留或逮捕。最近，他又完全不顾全理会的呼吁和国际社会的警告，残暴地处死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诗人莫洛伊塞。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博塔政权的凶恶、反动本质。

但是，已经觉醒了南非人民既不为南非当局虚伪的改革所蒙蔽，也没有被他血腥镇压所吓倒。自去年以来，以黑人为主体的、有南非其它各族人民参加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示威游行

遍及所有的黑人城镇，并已发展到白人居住的地区。参加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南非的黑人解放组织和有各族人民参加的联合民主阵线不断壮大。

南非工商界和政治界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就南非的前景同解放组织进行直接对话。可以断言，只要南非当局继续坚持种族隔离制度，广大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的解放斗争就不仅不会止息，而且还将不断发展和高涨。

南非人民的斗争，不仅得到广大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决支持，也赢得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同情和支援。今年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学校、工会、妇女界、宗教界、政治界广泛参加的集会和游行，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举办各种活动，号召抵制同南非的来往，声援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有些国家召回使节，宣布停止对南非的新投资，中断同南非的贸易，拒绝同南非进行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来往。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下，少数同南非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开始在经济方面对南非采取有限的措施。在这里应当指出，联合国反种族隔离特委会在尼日利亚大使加尔巴主席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认为，在南非当局一贯蔑视联合国决议、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使南非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动员起来，对南非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制裁措施。至今还对南非采取姑息、迁就态度的国家，应该立即改变其“建设性接触”政策，同其他国家一道，向南非施加压力，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作出努力。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应该采取以下行动：

(1) 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对周围邻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呼吁所有会员国向南非人民和解放组织，向非洲前线国家，提供更多道义和物质支援。(2) 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3) 呼吁所有国家在安理会未通过上述决议之前，自行主动对南非实行各种制裁措施，并严格遵守

联合国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决议。(4) 强烈要求南非当局立即取消“紧急状态”，停止对南非人民的血腥镇压；无条件地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其他所有因政治原因被监禁和拘留的领导人 and 无辜群众。(5) 支持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在明年六月索维托起义十周年时召开制裁南非国际会议的要求，并为准备开好这次会议同非统积极合作。

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争取种族平等和基本权利的解放斗争。我们坚信，南非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援下，一定能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赢得最后的胜利。种族隔离这一殖民主义的怪胎，必将随着殖民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黎金中先生（越南）：主席先生，我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团重申我国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向阁下以及你的前任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先生表示的祝贺，我们愿向你保证，为了使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取得成功，我们将与你进行全面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义务与全世界一道表示对南非政府所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愤慨和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是反人类罪，它的特点是一些少数人将基于肤色上的歧视的体制化制度强加给多数人，长久以来，这个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想通过一些表面上的社会改革转移南非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视线，因此在非黑人之中被迫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随后又在这些人之中进行了选举，结果变产生了所谓三院制的国会，它是旨在分裂黑人和有色人种，但是着羊皮的狼总是要暴露的，虚假的面具最终还是要掉下来的，这种蹩脚的表演最终是要结束的。

南非对于非白人来说仍然是一座人间地狱。由于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和班图斯坦化，2千多万黑人在自己的国家内被沦为没有祖国的人。近来南非事态的发展绝不仅仅是暴力和镇压的升级。种族主义政权宣布紧急状态等于向黑人宣战，黑人现在处于武装警察和国防部队造成的更大恐怖之下。几百人被枪杀，几千人不经审讯就被逮捕或拘留，甚至失踪。爱国统一战线的领袖遭到追捕，以消灭他们。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有这些残酷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仅是南非人民的敌人，它也是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人民的敌人。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其邻国不宣而战。它侵略并占领了安哥拉共和国的部分领土，这是记录在案的；它袭击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它对莱索托和博茨瓦纳不断进行军事和经济威胁，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最重要的是，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旧殖民地，南非把它变为一块跳板，以便从这里对安哥拉及其他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和攻击。南非自封为宪兵队所干下的这些事情引起了许多问题，对邻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还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总而言之，南非是当今世界上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堡垒。

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鼓励和保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能如此猖狂的。一手策划博塔的西欧之行，并为其大作宣传，西欧实际上是在帮助美化南非的形象，以破坏国际上对南非的孤立。某些核国家和以色列在核领域方面给予南非的支持引起了我们大家严重地关切。毫无疑问，一旦南非发展了自己的核能力，该种族主义政权将会更加猖狂，更富有侵略性。同样明显的是，该种族主义政权是靠从某些西方国家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得来的几十亿美元才保持住了南非的经济平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否决权被多次滥用来阻挠通过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各项决议。私下外交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最近

已经变成了积极地建设性地接触，这实际上是鼓励南非蔑视国际社会，并给南非以政治保护。

南非最近的事态发展具有新的意义。南非的土著人民多年来受尽了种族隔离的折磨，例如沙佩维尔、索韦托、十字路口以及现在的紧急状态。他们认识到，唯一解救他们自己的方法就是站起来并为他们自己的生存进行斗争。为实现自由、民主及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不仅得到黑人及有色人种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白人的支持。尽管有新闻检查制度，报界仍然表达了对政府的批评；全国几百名商人在请愿书上签字，要求改变目前的政策。

南非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全国性地、剧烈地、史无前例地反抗，这种反抗从根本上动摇了该种族主义政权。同时，我们应当高兴地注意到，种族隔离问题现在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来说已经日益成为一个良心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公众舆论对政府同南非的关系提出了批评，要求停止投资，并对该种族隔离政权采取更具体、更有效的措施。在这种压力下，各国议会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有限的制裁方法。最新的例子就是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对南非进行制裁的拿骚宣言。本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表明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意见一致。辩论还表明，在南非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变化的目的就是彻底根除种族隔离。

越南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血腥镇压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斗争的行为。我们要求南非立即停止这样野蛮的行为，释放尼尔逊·曼德拉并开始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我们完全支持南非国民大会，在南非建立一个统一的、非种族主义的和民主的社会。

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对其不宣而战的行爲，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就可以知道这种战争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求南非立即给纳米比亚人民以独立，立即无条件撤出安哥拉。我们坚决支持前线国家保卫他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种族隔离是不能进行改革的；必须将其根除。现实已经证实了不结盟国家运动前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一论断的有效性。在根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南非人民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有权使用一切可能方式，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但在目前关键时刻，国际同情与支持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在非洲国民议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和前线国家以财政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帮助加强他们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军事能力方面抵抗种族主义政权的能力。我们敦促联合国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其中包括《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措施，我们要求西方国家严格执行这些措施。

正如尼日利亚代表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国家认为制裁会伤害南非黑人和前线国家的说法是不诚恳而虚伪的。

我们刚刚庆祝了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日。种族隔离问题早在四十年前就应该解决，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必须以某些行动来表明我们真正是在按照《宪章》的原则做事的。

典姆先生（奥地利）：大会讨论种族隔离问题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一个坚持《宪章》基本原则和坚持《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问题。违反人权的现象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会发生。但南非是唯一把它们写入宪法的国家，南非是唯一使种族歧视成为社会组织原则的国家。种族隔离违反了我们的文明的基础：人的尊严。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对它感到关注。我们必须为根除它而共同努力。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也是维护和平所必须的。南非对邻国的持续进攻和拒绝从纳米比亚撤军，对国际安全和区域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只有协调一致的国际压力才能迫使南非政府放弃这些危险的政策。

本届大会与往届不同。在过去几月里，我们看到对种族隔离日益增长的严重挑战。绝大多数南非人民已经表明，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黑人政治组织、教会和工会已经动员起来根除种族歧视。他们的运动现在已经获得巨大的势头和力量，这种势头和力量是南非安全部队所有力量都不能镇压住的。在近期南非历史上，黑人多数第一次获得了采取主动行动的权利。他们的斗争似乎将继续加强，直到种族隔离被根除和建立一个新的南非为止。

南非政府通过加强暴力镇压对不断扩展的抗议运动作出反应。7月21日，在该国许多地区实行了紧急状态法；数以千计的政治反对者被专横地逮捕和扣押。在暴力冲突中，许多人遭杀害。最近不顾包括奥地利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紧急呼吁而将诗人莫罗伊斯杀害再一次证明了种族隔离政权的顽固态度。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统治终究会在南非实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实现？如果不尽快结束目前的镇压政策的话，暴力和反暴力的升级就会导致广泛的流血和残酷的内战。奥地利认为，和平改变南非社会的选择仍然存在。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南非白人已经对种族隔离失去信念。在他们中间似乎有一种接受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制度变革的日益增长趋势。仍然有和平变革的机会。我们认为，至少要先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和平变革的目的必须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有平等权利的自由民主南非。

第二，和平变革是不能强加在大多数人身上的。只有同黑人的真正领导进行谈判才能导致持久的解决办法。无条件的建立同多数人领导的对话是在南非取得进展的关键。

第三，不应再浪费时间了。随着每一个屠杀、每一个暴力事件和每一个政治迫害的发生，和平的前景就更为暗淡，冲突的危险就进而增加。几十年的不公正和镇压已经导致一种不信任和紧张气氛。许多南非黑人领袖仍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革。但那些反对暴力人们的耐心正在消失。

国际社会决不能仅仅谴责种族隔离。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566(1985)和569(1985)号决议，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根据这些决议，奥地利已经采取了下列单方面的措施：第一，终止奥地利公共企业在南非的所有投资；第二，禁止进口南非金币和其他在南非铸造的金币；第三，在体育与文化联系方面实行限制；第四，在进一步通知以前停止政府对出口信贷的担保；第五，禁止公共企业参加南非在核领域里的购买程序；第六，禁止有可能被南非军队和警察使用的计算机设备的出口。

奥地利也采取了进一步步骤，加紧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遵守安全理事会建议的对南非武器进口的禁止。

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努力，减轻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痛苦，支持黑人民族组织，并帮助前线国家。奥地利将继续资助联合国南部非洲的计划。奥地利最近已经对帮助维妮·曼德拉作出了特别贡献。

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承受着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主要负担，但联合国也应当起重要的作用。上周在纪念联合国创建周年的会议上得到坚定的重申的我们对《宪章》的承诺，也是对消除种族隔离的承诺。因此，让我们协同努力，使得所有的南非人，不管他们的肤色如何，都能够尽早地享受民主、自由与正义。

拉祖基先生(科威特)：我们感谢反种族隔离特委会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的宝贵的报告。报告包括了南非局势的详细情况，描绘了消除南非非正义所需要的措施，这种非正义的代表就是白人少数政权对当地大多数人民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政权。

特委会的报告最后提请注意下列事实：

“1986年将是联合国开始审议南非种族主义问题的第四十周年。这将能使我们审议联合国在接受种族隔离的挑战方面的作用，种族隔离对产生于反对纳粹种族主义的罪恶的世界大战的联合国提出了挑战。”(A/40/22, 第

405段)。

因此，科威特认为，我们纪念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是呼吁通过共同的有效措施结束这一非人道制度和政权，并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社会的最好机会。国际社会无法消除种族隔离使南非的大多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由于局势的严重性，种族隔离已经加强了暴力。它在1985年7月21日宣布了紧急状态。种族隔离政权借口维护和平与安全把武装部队和警察部署在最平静的非洲人的城镇中。紧急状态没有带来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反，紧急状态实际上增加了南非各地的动乱。宣布紧急状态主要是为了使武装部队和警察获得不加限制的权利，不经过法律程序监禁任何人，并任意开枪。紧急状态使工会和民众的领导人遭到监禁。紧急状态使参加葬礼的和平的人们被杀害。

科威特再次谴责宣布紧急状态和监禁政治、工会和宗教领导人的种族主义政策。

科威特呼吁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要求它释放非洲人的领导人曼德拉和其他南非政治犯。科威特向反对种族主义的革命人民致敬，并欢呼为了建立公正、民主社会所进行的斗争。

种族隔离推行镇压政策和进行侵略，随后企图破坏非洲邻国的稳定与安全。种族隔离政权坚持对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进行武装侵略，以便恐吓它们和进行挑衅，并破坏它们的和平和经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所有这些罪恶企图必将失败。当地的非洲人民决心坚持下去并作出牺牲，以便解放南非。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宣布进行“改革”只不过是一种绝望的阴谋。今年8月在民主党大会上，南非总理宣布白人少数政府将永远不接受“一人一票”的原则，并拒绝使黑人大多数获得政治权利和建立民主的、非种族的国家之后，种族隔离在南非的真正目的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无遗。

副主席巴索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回到大会就座。

那些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它们称之为所谓的分享权利的改革，或任何其他部分的安排的人们只不过是企图加强白人少数政权的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局势的恶化是因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无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南非境内继续发生屠杀事件的责任不仅在于种族隔离政权，某些西方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也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阻止了根据《宪章》而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争取迫使比勒陀利亚遵守《宪章》原则，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使南非的多数人获得他们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

科威特欢迎去年和今年的某些发展，特别是在西非和美国日益广泛的运动，呼吁加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封锁，支持非洲人多数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正义斗争。必须谴责种族隔离已不再足以消除这一罪恶。迫使比勒陀利亚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唯一方法就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和协同努力，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协同努力，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首先结束与种族隔离政权的任何军事、核领域或经济上的合作。

科威特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与以色列政权间合作的种种发展十分担忧。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谈到：

“在过去十年中，这两个政权间勾结不断加强，不仅构成一个事实上的联盟，威胁着南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科威特呼吁国际社会认真考虑报告提出的问题，重视这一可耻合作与勾结的情况。我们完全赞同赞比亚总理穆加贝先生于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他说：

“种族隔离这一罪恶不仅限于非洲大陆。实质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则同种族隔离思想同样危险，在很大程度上，犹太复国主义是中东斗争的真正根源。种族隔离同样也是南部非洲以及那里整个地区紧张与斗争的真正根源，

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隔离间的联系十分明确地，特别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中。这一勾结是显而易见的，并在白人少数政权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中继续进行，这是一个可耻的联盟。”

科威特谴责比勒陀利亚与特拉维夫两个种族主义政权间的可耻联盟和紧密勾结，特别是他们在核领域和军事领域中的勾结，这一勾结不仅直接威胁非洲与阿拉伯各国人民，同时威胁整个世界。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科威特在国家和国际上采取一套有效的法律措施，以断绝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种种联系。自1973年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对南非实行了石油禁运。科威特同产油的阿拉伯姐妹国家一起，在1981年5月6日，就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行石油禁运问题通过一个部长级决定，决定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要求所有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内活动的公司不把他们的石油份额石油产品、或产品的一部分转让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第二，控制所有石油合同，使卖方承诺将购买的全部石油用到合同所规定的目的点。如果要在另外一个炼油厂加工，卖方应事先得到买方的同意。买主或运油船不能在运输中途将部分货物在现货市场出售。

第三，众所周知，有运油船在南非港口卸货，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掩盖他们的航线，制造关于航程的假文件，因此，可以要求船长在一年之内提供正式文件，证明他在那些港口停留。将禁止违反规则的油船继续运油，他们的名字可能列入黑名单。

第四，当某一公司或油船违反禁运法的规定时，我们建议实行制裁措施，从停止供应合同内的剩余部分，到将名单列入黑名单，或同时采取两项措施，这取决于他们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根据联合国大会1982年12月9日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37/96J号决议，大会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指定一个专家小组，准备一项详细的研究，就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问题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作为考虑采取国家和国际措施的基础，以保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家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实行的禁运以及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政策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科威特荣幸地主持了国际专家小组的会议，已提出一份关于如何加强目前的禁运，使其更加有效的全面报告。报告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特别是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的成员国的大部分石油出口是通过长期合同和协定进行的。所有买卖合同都明文禁止向某些国家提供它们的石油，通常合同附有可以进口石油的国家名单。被禁止出售的两个主要国家通常是南非和以色列种族主义政权。

尽管采取这些措施，南非继续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石油，特别是通过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网，尤其是那些在南非有长期利益，在石油部门、能源部门进行广泛投资，首先是建立从煤中提取石油的代价昂贵的工厂的跨国公司。此外，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某些一直认为不经济的地区石油的开发，增加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外的石油生产，特别是那些同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与此合作的国内石油生产，使得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更容易从这些国家获得石油和石油产品。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为了支持南非人民的合法斗争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中最为适宜的就是实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国际性的强制性的全面制裁，并采取措施反对那些继续同南非种族政权保持关系和联系的国家。

大会宣布，种族隔离是违反人道主义的罪恶，种族隔离是一种专制主义的制度。毫无疑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的所作所为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安东尼·刘易斯先生在1985年10月2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有关对诗人莫洛伊塞进行的主要惩罚中说了下面这一段话：

“政府”——这里当然指的是南非——“在8月份批准了缓刑；这看来是要获得一种新的证据，也是为了对世界要求南非采取仁慈政策的呼吁作出的一种反应。然后，突然诗人遭到了杀害。

“在绞杀诗人的前一个晚上，士兵包围诗人的母亲在索维托的住宅，而母亲当时正在为儿子守夜，士兵们向房间里施放了催泪毒气。次日清晨，在诗人遇难之前，军官们没有让母亲再看到自己的儿子。

“莫洛伊塞女士是一个年迈而不问政治的女人，她说她曾经一度对掌握政权的人产生同情。但是现在她说：‘这个政府是残酷的，真的太残酷了，这是事实，他们太残酷了。’”（《纽约时报》1985年，10月21日）

最后一段是从事件发生当天的《纽约时报》的《当日新闻》的栏目中摘选出来的。然而，这确是生活在种族隔离罪恶政权的铁蹄之下的当地南非大多数人民的每天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科威特对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之下的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表示敬意。科威特认为，铲除种族隔离及其罪恶的斗争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是自由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我们毫不怀疑的相信，自由和善良的预言终将取得胜利，黑人大多数必将重新获得其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是自由与独立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

扎恩先生（马来西亚）：在有关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进行了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国代表团不打算花费很多时间重申我们对于南非种族隔离的谴责以及它坚定不移的支持南非解放运动。我也不想在此提及比勒陀利亚政权每天所一意孤行的推行的暴政。我们从特别委员会的有关报告和其他报告中，的确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们这里所谓能够清楚地看到，是指那些愿意看清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且不愿意通过要求看到所谓第一手和更加详细的报告来把事态搅混的那些人而言的。

鉴于这一目的，有必要再次在这里指出，种族隔离是当代世界中独一无二的违反道德的罪恶。这种政策不仅无视某些人权；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讲，它都是使种族主义制度化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它残酷地应用暴力来加强和维护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的统治，并且不断地压迫他们。种族隔离使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南非人成为奴隶。种族隔离实际上是纳粹主义在今天的翻版。

谴责这一罪恶制度是容易的，今天在大厅就座的所有人都已经这样作了。语言的确是很廉价的。但是即使仅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国代表团不禁要问：我们所有这些谴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这种谴责的目的仅仅是要使种族隔离政权有所收敛，使他们减少一点压迫；使他们不象在过去的一年中那样杀害大约七百人，而只杀害70个人，使他们不要监禁上千个人，而只是逮捕一百个人，并且最好不做过多的宣传报导，也最好在杀死的人中不包括幼儿；我们谴责的目的是不是还要使种族隔离政权在黑人的教育方面稍微多花费一点的资金；稍微改善城市贫民的设施，付给黑人矿工的钱也稍多那么一点点；在实施强迫黑人搬迁的政策过程中稍许多一点耐心；并且在强行通过法律的时候也稍为改变一点那种残酷苛刻的做法？凡此种种，还是我们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非种族主义、民主的和团结的南非呢？在这样的南非国度里，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平等的权利，包括对

所有的人来说是最基本的权利——选举权呢？

所有的政府都谴责了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明确地声明他们的谴责的目标是什么。除非对于这一目标达成一致，任何对手段和进程的讨论将是毫无意义的，并只不过是造成混乱和欺骗的一种作法。我国政府仍然听到在这个会议厅里的所有的国家的政府的目标事实上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民主的和联合的南非。

相反，当我们听到以令人遗憾的声调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时，我们还听到有人以更加有暴露性的语言所作的声明，即南非是一个维护稳定的战略伙伴。我们还知道在南非的公司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还可以猜测出他们的亲属们所没有讲出的论点。我们还听到有人说南非是一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复杂的社会，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白人是一个唯一的少数民族，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还听说，南非政权——白人统治民族的政权——被描述为改革家的论点。让我们头脑清楚些。如果在南非民主的同盟是种族主义的话、如果资本主义将利润置于高于人的尊严的基本原则之上的话、如果白人的生命比黑人的生命更加值钱的话，那么那些谈论民主谈论自由和人权的人的道德境界就已被完全的玷污了。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我们已多次听到过殖民主义分子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所散布的言论，不论是在印度，肯尼亚、津巴布韦还是其他地方。让我们对这一点保持清醒：即南非政权所宣布的所谓的改革只不过是用于安抚国外的辩护士而作出的装饰门面的和表面性的姿态。

南非政府废除非道德和婚姻法案；批准新宪法，从而给予分离和无权的议会选举权，给予有色的和印度人血统的南非人选举权，但不给予大多数的黑人南非人选举权；作出关于公民权或检查剥夺公民权政策等问题的含糊声明；以及进行其他关于南非黑人可以坐在什么公园、或可以到什么地方娱乐等问题的表面改革，这些都没有触及到种族隔离体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这些改革的目的决不在于此。人们怎么能够改革纳粹主义呢？绝不可能。和纳粹主义一样，种族隔离也是无法改革的。对种族隔离必需彻底予以解体和摧毁。

根据上述情况，我国政府不得不遗憾地提到一个会员国的政策，我们和这个会员国有着非常友好和亲切的关系。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指责，而是因为这一政策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的关键因素。我所提的是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更确切的说，这一政策就是“破坏性绥靖政策”。正如臭名昭著的慕尼黑绥靖政策，这一政策造成了巨大灾难，主要不是因为它没有改变或说服南非政府种族隔离的根本方面，而是因为它向南非政府发出了信号，即南非的最强大的盟友——它的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最终不会给南非带来任何严重危害。

我必须坚持称这一政策为“破坏性绥靖政策”，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呢？

首先，种族隔离政权毫不犹豫地宣布，它绝不会接受任何非种族主义、民主和统一的南非。博塔先生8月15日的声明毫不含糊的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南非政府竟然敢于进行当前的大规模逮捕、迫害和暴力镇压，它甚至蓄意进行暴力镇压。

第三，在有人提出联系的问题之后，南非政府受到鼓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迅速地对这种联系概念表示了欢呼。

第四，它公然地侵略、破坏和颠覆邻国，并支持这些国家内的政敌。

第五，南非政府明确地断言，它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公开合法的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暴力行为。博塔先生的8月15日的声明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如果

允许的话，我想就此最后一点说几句话。

从1960年的沙佩维尔事件，到最近导致宣布紧急状态的几次事件，黑人对种族隔离的每次抵抗行动都遭到了南非当局大规模的暴力镇压、监禁领导人包括那些和平抗议的领导人、所谓叛国罪审判、使用武装部队残暴镇压罢工、逮捕示威者和学生——包括10岁以下的学生、禁止集会和政治组织及学生机构、驱逐、强制解散居住区、软禁、威胁、骚扰等等。从沙佩维尔事件以来，南非安全部队射击和枪杀了成百上千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南非当局进行酷刑和非人道虐待行为的事实也是无可辩驳的。联合民主阵线的办公室遭到袭击，该阵线的所有主要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面临着重大的叛国罪审判，而他们只是宣传了消极抵抗行动。实际上，重大叛国行为也只不过是抵制和改变种族隔离体制而进行的和平反抗企图。面临所有这一切，人们期待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作些什么呢？

关于改革的途径问题，应该给予进一步评论。南非政权企图获得其辩护士的谅解，使用了恐怖主义一词，对恐怖主义各国政府自然都是反对的。对此，我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南非当局把任何暴力行为都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毫无疑问，这就使美国独立战争也成为恐怖主义行为，这只是一个例子。

第二，民族主义运动很少进行破坏行为。而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一直是，只有当旁边的无辜者决不会受到伤害时，它才进行破坏行动。只是在最近非洲人国民大会才宣布改变这一政策，但即使它无法确保旁边无辜者不受伤害，它也仍然坚持不进行不加区分的破坏活动的政策。非洲人国民大会是1912年成立的一个政治党派，它比这个大厅内大多数会员国家的执政党成立都早，它一直被剥夺了和平促进改革的途径，对这样一个党来说，进行克制是极其异乎寻常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世界上谁是恐怖主义者呢？是民族主义运动呢还是南非当局本身。南非掌握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并逮捕、

严刑拷打、驱逐、骚扰和监禁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些受害人民的罪行只不过是抵制了受到世界普遍谴责的罪恶体制的政策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我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在南非当前的形势下对暴力假装虔诚，尤其在种族隔离当局犯下的暴力罪行面前假装虔诚，是把侵略者和受害者相提并论，这是有意识的熟视无睹，或更坏的是，扮演伪君子的角色。

现在的局势是，第一，南非当局明确和顽固地坚持要维护和加强种族隔离；第二，在南非没有和平改革的道路。这些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破坏性绥靖政策”所宣扬的那样进行私下和绅士般的劝说？这种政策不仅没有改变南非当局的态度，反而助长了它的顽固不化。我国代表团清楚地认识到，面前唯一的和平方式就是认真进行制裁，撤回投资，抵制南非的货物。

大会的许多会员国都对南非进行了全面的强制制裁。安全理事会和一些其他国家也同意采取一些有限制裁行动，尽管不引用《宪章》的第七章。

所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原因很显然。只有那些作用关键、那些和南非保持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情报关系的国家采取决定性行动，或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采取决定性行动，这些制裁才会具有真正重大意义。

但是，强制性的制裁受到了某些人的坚决反对，这些人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愿作出如下评论。

首先，制裁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因此在实行制裁时必须有一个严肃的目标，同时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制订严肃的计划。实行制裁并不是一种安抚公众舆论、转移或缓和更严肃的制裁的作法。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计划的软弱的、表面的制裁比毫无用处更加糟糕。

对一些反对实行严肃的制裁的人，我要说“请保持一致。不要开始任何制裁。不要对不连续进行制裁表示骄傲，而应该为此道歉。”

第二，制裁的目的是给南非当局发出一个信号：即我们是当真的。

第三，尽管任何制裁是有限的，它在事实上仍然能够开始使南非政府不稳定，这是可能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严肃性的表示应该是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来确保它们的银行不要帮助南非银行摆脱目前的危机、同时也使各国政府不要阻挠目前的放弃作法。

第四，如果在所要求的方面没有进展的话，那么表明加紧行动的意愿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这必须包括南非政权对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的和联合的南非作为第一步骤的保证；因此它必须解除目前的紧急状况，并与得到承认的黑人领袖进行谈判——这就要求释放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

第五，也许在这里讨论这个论点即制裁将会使南非的黑人受害是值得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停止作为赞助者。如果黑人领袖说他们支持制裁的话——的确，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卢修礼早在五十年代就要求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抵制——那么我们就不是了解更多的人了。在如此关心黑人的幸福——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承受了长期的痛苦——是有一种虚伪的成份。

第六，我国代表团提出问题：如果正象有些人所说的，制裁很难对南非实行，因为南非的经济非常强，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制裁——《宪章》所提出的国际社

会的武器——只能适用于弱国呢？如果在南非这种情况下不能使用制裁的话，那么它们在什么场合适用合适呢？因此，我要问：如果不是南非，那么是在哪呢？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呢？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目睹了在南非发生的许多的流血的事件、以及残酷镇压经常爆发的反抗、这是因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具有军事力量；有些人认为——在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希望——目前的这种反抗也应该以更大的流血和更大的暴力来镇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少的方案以及对每一次新的反抗所增加的暴力。南非政权竭力煽动暴力并竭力破坏中 和非种族主义的中间基础。它还希望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这里可以在一个白人所谓的民主政权和黑人所谓的激进展政权中作出选择，因为他们认为有些人将会选择他们认为具有更少的种族主义罪恶的政权而不选择那个激进主义的政权。的确，这种局面现在刚刚开始，这是令人遗憾的。应该是我们在这里的人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发展并坚持在民主和种族主义、自由和镇压、公正和力量之间作出这种选择。

前进的道路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对南非解放运动所表现出的耐心、耐力和友好的感情表示惊讶，这些都最好地体现在南非诗人的作品中：

“兄弟，
在彩虹结束的地方，
就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世界可以唱各种各样的歌，
你和我，
尽管你是白人而我不是，
我们可以一起唱歌。
兄弟，

这将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歌曲，
因为我们不知道歌的调子。
而且还非常的难学，
但是我们可以学，
你和我。
没有一个黑人的曲调。
也没有一个白人的曲调。
只有音乐。
那就是在彩虹结束的地方。”

联合国采取行动是我们的事情，这样南非就能够到达这个地方——“即彩虹结束的地方。”

库拉维耶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进行着为全面消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但是，两千多万非洲人、南非共和国的土著居民仍然受到残酷的和残暴的种族歧视和剥削。

南非去年局势的发展表明，黑人的生活条件继续恶化。暴力在升级；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死亡。在南非建立自治非地使得白人和黑人进一步分离。种族隔离政权对邻国主权国家所发动的侵略使国际社会深为震惊。南非政权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同样造成了南非许多人所采取的合法的反措施、南非的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

南非政府并没有表示出要寻找摆脱目前局势的必要办法，他在突然丢下自由主义者的假面具之后，又从虚假的宪法改革转向宣布紧急状态令，这种宪法改革只是为了掩盖其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宣布紧急状态令只是因绝望而采取的手段，它是为了要阻止不可逆转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地的部队和警察得到了很大的权力，他们能够镇压任何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而进行的暴乱和示威游行，在宣布紧急状态令之后的两个月里，几百人被杀，几千人被投入监狱，种族主义者甚至也可以枪杀儿童，但宣布紧急状态令之后由于南非出现紧急状态，非洲新闻媒介警告指出，南非特务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所要进行的活动已越来越猖獗，他们竭尽全力想破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

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采取的对内压制的残酷政策使得一些国家处于内战的边远，而且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后果，这严重的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

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采取的野蛮行径是对联合国、不结盟国家、非洲统一组织而且是对整个世界舆论的蔑视，国际舆论一直呼吁要立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它是种族歧视这一可耻的表现，是对人类的公开犯罪和对人权的严重破坏。

南非政府在对内执行镇压的同时，也对其邻国进行了大量的侵略活动，这表现在南非突击队摧毁了安哥拉卡宾达的石油设施，并在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博茨瓦那进行恐怖主义的活动，而且最近南非的正规军还严重侵犯了安哥拉的主权。所有这些恐怖主义的行径都已经得到了安理会的坚决谴责，他认为这是南非想要通过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样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强加在纳米比亚的问题上，以便能继续残酷剥削这个国家，并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其对邻国采取侵略行径的跳板。

如果比勒陀利亚没有得到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慷慨，全面和有步骤的支援，南非就不可能采取种族隔离的政策，的确，我们已经在这个大厅里听到了西方国家的代表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不过，他们以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虽然继续不断，尽管已经宣布对南非执行武器禁运，美国及

其盟国继续在南非寻求其既得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大约有一半的战略原材料，向钴、铬、锰和各种的铂是从南非进口的，而西方国家就在南非大量进行投资，美国在南非的资本投资已经只少有150亿美元，联合王国有120亿英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60亿马克在这种情况下上一届联大对7个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时，美国投了5个否决票，两个弃权票，联合王国两个否决票5个弃权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否决票和两个弃权票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使美国及其一些盟国不赞成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主要原因，经济制裁将会对南非工人有害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极为不同，只有全面断绝与南非的任何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才能给予种族隔离制度一个严重的打击，南非绝大多数的居民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这个政权无法进行改革的，他只能完全消除。

国际帝国主义以南非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方面也发展关系，在这个方面的一个最不负责任的步骤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色列是南非拥有了核潜力，这就使得南非能够生产核武器，南非并没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这个全面合作的结果事实上在南部非洲形成了一个包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南非的非正式的军事和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和整个非洲大陆，国际帝国主义者因此在南半球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堡垒，南非罗勃茨将军称他为北约的航空母舰。

早在1963年，我国就断绝了与南非政权的所有外交、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他一直并坚决的采取抵制南非的政策，我们坚决谴责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对非洲人民所采取的恐怖行为，以及南非对邻国所进行的侵略行径，以及他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拘留犯，首先释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尼尔逊·曼德拉先生。和过去一样，我们今后将努力不折不扣地执行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他组织提出的任何措施，以迅速消灭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一样，我们认为南非种族主义的政策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认为南部非洲目前的形式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支持正在同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南非及纳米比亚人民，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站在斗争前列的非洲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愿把我们的支持记录在案。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向他们提供全面的支持，直到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及非政府组织这样做的。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支持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呼吁向前线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以使它们能够保卫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其不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威胁。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将继续支持所有旨在真正消灭种族隔离的各项措施。

努拉尼先生（巴基斯坦）：联合国近四十年来一直在讨论南非种族歧视问题。如果联合国在庆祝四十周年之际终于能够采取具体措施来消灭种族隔离那将是十分恰当的。

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对于伊斯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来说都是令人憎恶的。因此，巴基斯坦曾是在联合国最早提出种族隔离问题的几个国家之一。

实行种族隔离就是为了使继续在南部非洲实行殖民主义合理化。种族隔离破坏了所有一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在过去四十年中，联合国一再谴责种族隔离为一种罪行，是对人类良知的打击，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尽管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的一致意见，种族隔离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宣布虚妄的“改革”，种族隔离的压迫性不断加强。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大国在其他地方为了人类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对南非的问题却随时准备牺牲它们的原则，以换取原材料或利润，这些都是通过残酷的剥削南非的大多数人而得到的。从这样一个剥削性的、镇压性和充满邪恶的制度不可能进行任何“建设性接触”。

某些大国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向该种族主义政权提供的援助进一步鼓励该政权加强它对国内的镇压，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对邻国，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不断发起侵略进攻。正如图图大主教昨天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对于种族主义政策给予支持就是种族主义者”。

南非的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受着种族隔离带来的耻辱和压迫。实际上，在改革的掩护下，种族隔离制度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变得更为残酷、更富有剥削性。甚至消极反抗形式都引起了暴烈的反应，正如在沙佩维尔、索维托、奥伊滕哈赫和其他城镇发生的那样。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南非人民一直同种族隔离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遍布南非各个城市的示威游行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但是，即使宣布紧急状态，大规模逮捕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残酷的政策都没有能够阻挡住自由的潮流。人们作出的英勇牺牲使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从南部非洲彻底消灭的日子更接近了。数百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因为要求他们生来具有的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上得到公正和平等的权利而惨遭杀害，或变成残废，巴基斯坦人民对此深感悲痛。枪杀儿童的这种懦夫的行为，以及毁坏曼德拉夫人住宅的行为表明了该种族主义政权道义上的崩溃。非常明显，白人少数政府无权代表南非人民，它正在同南非人民发生战争。南非人民的代表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象尼尔逊·曼德拉先生这样的领导人。

在庆祝四十周年之际，大会负有道义和历史的确定有效的措施以消除种族

隔离。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国际社会是能够对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进行的斗争所产生的后果有所影响的。同某些预测正相反，南非经济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实行制裁可以有效地说服该政权放弃它的顽固态度。南非大多数人及几个前线国家随时准备为对南非实行制裁所可能带来的任何影响作出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普遍承认制裁是反对种族隔离的符合逻辑的而且有效的方法。巴基斯坦还满意地注意到一些过去曾怀疑制裁是否有效的国家现在自愿对南非采取了措施。

但是，巴基斯坦认为安全理事会所提出的措施，以及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所执行的某些措施还仅仅是第一步。要使对南非的制裁充分有效，就必须是普遍的和全面的。而且，如果目前所采取的有限措施只是为了用来缓和世界公众舆论提出的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行动的要求，这将是极为不幸的。因此，巴基斯坦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包含的警告，迅速同意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承认，南非正在出现的局势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它必须考虑采取《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其他措施，以制止种族隔离政策的侵略倾向，并确保早日消灭这一政策。

就成员国而言，它们必须向南非的解放运动进行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扩大从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孤立比勒陀利亚的范围，由此对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出贡献。在这一方面，巴基斯坦支持通过一项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

巴基斯坦认为，最近英联邦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成为南非过渡到民主和大多数人政府的合理基础。我们希望，比勒陀利亚能够积极地对这些要求作出反映。这也许是通过对话的进程来结束种族隔离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种族主义政权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南非的大多数人民及其领导人将不可避免地选择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这样，非洲南部即将暴发的动乱将导致广泛的流血和苦难，给区域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和深远的影响。

争取解放和自决的斗争已经在南非正式开始了。巴基斯坦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国际措施，向南非被压迫和勇敢的人民提供他们需要的所有道义和物质上的帮助，使他们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取得不可避免的胜利。

下午1点35分散会。